



东方寓言故事集里 狡黠的小老鼠

《卡里来和笛木乃》18世纪印刷本中的《苦修者和他的客人，老鼠偷了苦修者的吃食》《入了陷阱的猫和吓坏了的老鼠》《老鼠啮咬困住鸽子的网》《羚羊引开猎人，老鼠解放被捆住的乌龟》(从左至右)

Kalila wa-Dinna (《卡里来和笛木乃》)是一部广为流传的东方寓言故事集,源于公元前3世纪就已出现的印度梵文名著。8世纪,波斯作家、朝官伊本·穆格法(Ibn al-Muqaffa')将这本寓言故事集翻译成阿拉伯文。时至今日,穆格法的译本仍被认为是一部无与伦比的阿拉伯散文,10—14世纪众多欧洲语言译本和东方语言译本均以他的版本为底本。拉·方丹的《寓言》和歌德的《列那狐》都受到穆格法译本的影响

◀ (上接2版)

凡人本命之日,于夜静烧银钱、馱马、名香、恭菓、并尽形供养,必得除灾添寿,故安。”十二时辰的神格开始降低,并逐渐走入民间,有点类似于摩睺罗的情况。这一时期的宗教与信仰是将崇尚和杂祀糅合在一起的。福建、江西等地,仍然有十二生肖俑。如江西朱济南墓,除十二时辰俑外,也有仰观伏听、张仙人等塑像。也因为各种信仰互为纠缠、羁绊,使得十二元辰的神性并未灌注于动物本体之上,尤其是鼠这种极其矛盾的动物。

唐宋以及明朝,以鼠为主要对象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,除前揭卢元明的赋外,亦有唐陆龟蒙《稻鼠赋》、宋刘克庄《劾鼠赋》、明桑悦



清·紫檀嵌玉十二辰图葵花式盒,黑白玉太极图周围环嵌白玉十二生肖,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

《鼠赋》、孙承恩《贪鼠赋》、刘纲《鞠鼠赋》、孙永柞《憎鼠赋》,多以鼠类的贪黠性格来做比兴。这些性格也多半出于人的想象。唯独苏轼《黠鼠赋》翻出一新,描写一只被装进袋中的老鼠,发声引入注

意,继而装死,诱人扔出之后,落地脱逃,着实有趣。而以鼠入画则更为特殊,邓椿《画继》“禽兽虫鱼”中并无“鼠迹”,只在“铭心绝品”目下记载有黄筌的《鼯捕鼠图》。《宣和画谱》十五卷记载有边

鸾《石榴猴鼠图》,应是在本卷“花鸟”中的逸品。此外,钱选也画过《硕鼠图》《禾鼠图》等关于鼠的画作,可惜并未传世。然从邓文原的《题钱舜举〈硕鼠图〉诗》来看,图画可能也多从《诗经》化出,“禾黍连云待岁功,尔曹窃食素餐铜,平生贪黠终何用,看取人间五技穷”。总体说来,这些有关鼠真实形象的描绘,皆不脱大足石刻《猫鼠图》的意涵,是将鼠作为人的对立面来画。这样显然是题材比较狭窄,画作鲜少也可想而知。

元明之后的画坛,文人画成为重要的阵营。文人雅尚清寂,自然不肯画老鼠娶亲、嫁妹题材的热闹画,只得另辟蹊径,开始用松鼠替代鼠作画。这一灵巧转化,也趋近了松竹等林木花卉题材,易于画家发挥,颇有鼠之狡黠。比较而言,较早画松鼠的钱选、葛淑

英多半只是单纯绘之,到了朱瞻基、孙隆等人,则有意混淆。彼时,吉祥如意文化也于民间泛滥。两厢映衬下,八大、虚谷、华岳、赵之谦等均有松鼠的画作,形成系统,并影响后世。甚至竹刻“三朱”之一的朱纓刻有一件竹雕松鼠纹盒,讨人喜庆。而虚谷《柳栗鼠图》则翻作新曲,松鼠翻转腾空的姿态跃然纸上,承袭黄筌以来的写生之法。

而真实的鼠像,则有任熏《十二生肖图》,其首开则为书房闹鼠,其渊源或出自雅集、博古图,在主人案头则绘置一柄汉代雁足铜灯。老鼠、油灯等图像语码,被齐白石所借鉴。他的《灯台三鼠图》,画风更趋近民间,大众喜闻乐见。这就是从干支“子”而至鼠的故事。

(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)

◀▼ 这部1912年的歌曲集包含 Joseph Moorat 的若干作品,以及他的姐夫、印度出生的英国人 Paul Vincent Woodroffe 绘制的一系列插图。这幅绘制于1907年的老鼠拖拽图为歌曲集的扉页。Woodroffe 也是英国19世纪末工艺美术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,精于书籍装帧与有色玻璃艺术



▶ 德国-瑞士艺术家 Paul Klee 绘于1923年的《带刺套锁与鼠》。Klee 受到表现主义、立体主义、超现实主义的影响,1920—1931年间,在包豪斯设计学校教授绘画

